

## ◎昨日重现



## 1990年夏至

我住进县城环城路那家小旅馆时,已是凌晨1时多了。

县城那家小旅馆的老板跟我说,过了半夜,住店价格会给我打6折,于是我就磨蹭着去县城闲逛,捱到了半夜才去登记住店。

这天是1990年夏至,我身处的北半球,一年之中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。日落时分,西天的晚霞把白天燃成了灰烬,回江南小镇的渡船已经停航,我只有住在县城了。夏至那天,我从江南小镇出发去县城,这天我写了关于夏天的3首诗,把诗歌手抄本拿到县城去给杨看一看,同时让在县政府上班的诗人何哥指正。

杨是我在县城的恋人,她母亲是裁缝,在县城里做服装生意。杨看中的是我的一点所谓才华。那是文学发烧的年代,在县城灰尘滚滚的马路上走路,手臂里夹着某某诗刊某某纯文学杂志目光火热带傲气的文学青年们,是县城的宠儿。我在与县城隔一条大江的一个小镇工作,起初是小出纳,不久成了办公室文书。

夏至那天的骄阳,把县城的沥青路烤得快融化了,我走在马路上,如陷入了泥泞之中,黏糊发烫的沥青把我一双凉鞋的鞋后跟也扯断了,凉鞋成了拖鞋。按照事先约定的接头暗号,与杨在家楼下对面的老巷子里会合。老巷子里苔藓漫漫,隔着市声喧嚣中凉气飕飕。杨见我趿拉着的鞋,急了,她说:“这是县城,你咋这样吊儿郎当的,诗人更应该讲端正啊。”我还没来得及把新写的诗歌拿给杨看,她便带着我去一家鞋店新买了一双凉鞋。

在老巷子那棵枝叶参天的黄葛树下,杨看了我新写的诗,沉默了。我心有不甘,问她,到底咋样嘛,我准备邮寄给省城的诗刊。省城诗刊的编辑,那位喝酒后骑在雕塑上以为是战马的大胡子诗人,也是从县城走出去的。我给大胡子诗人写了一封谦卑讨好的信,请他百忙之中看一看并提出

宝贵意见。

杨的沉默,让我之前的热情,也燃成了灰。以前可不是这样的,每逢我写了新诗,第一时间交给杨看,她满是赞誉之词,对她的赞誉,我心理上已经有很深的依赖了。她不肯定我,还有谁呢?那些年,县城里的文人们说,我写的诗,还没入门呐。我明显感觉,县城有一道看不见的城门在排斥着我。

杨说,我们好好谈谈。

那天,杨跟我说,你这样昏天黑地里写啊写,也总不是个办法啊,你把写诗当作业余爱好吧。

我咬着牙,心里憋着一口气。我目光灼灼,凝视着杨说,我要写一个大的,震惊县城。

杨问我,有多大,把县城谁震惊了?

我一拳砸在黄葛树上,树皮没破,我的手上都是血。

一路闷闷不乐。杨在老巷子里买了一个芝麻烤鸭,她塞给我嘴里一块。一坨鸭肉,我吃得胸腔里一颤一颤的。

1990年夏天,我邮寄给省城诗刊的诗歌退稿了,蓝色稿签上,是大胡子诗人如中药房老先生开具处方签上龙飞凤舞的字迹,大意是,继续努力,诗神在诗歌殿堂召唤你。1990年夏天,我在这个国家最北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散文,那本刊物叫《北极光》,是茫茫大兴安岭掩映之中的地级纯文学杂志。我捧着刊物赶往县城给杨看了,一双梅花鹿的眼睛在我身上闪烁,她说,好,好。我说,我要写个大的。1990年夏天,在县政府工作的何哥,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,他辞职下海去做服装批发生意了。

1990年8月,我21岁生日那天,我第一次去县城里杨的家,菜很丰盛,家人热情,没说一句关于我写作的话。杨的母亲说,我同杨的爸爸3岁就离了婚,你好好待她。

生日那天下午,县城里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雷阵雨,轰隆隆的雷声中,娇小的杨抓住了我的手。霹雳雷声瞬间贯通了我的肺腑,让我明白,在尘世里,我只是一个肉体凡胎的俗人。

一只夏蝉,在夏天最后的浓荫里,完成了它的嘹亮歌唱,等待明年夏天的重逢。

3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,我至今没写出一个大的东西来为我压惊,关于写作的炉火,只是一直没燃尽而已。我也从没跟杨提虚劲了。杨眼角低垂,小小的皱纹爬了上来。在尘世,杨做我平凡的妻子,相看两不厌的亲人。

今年初夏,遇见当年的文学青年何哥,他体重160斤了,是有钱人。我同何哥喝了一顿酒,不经意间聊起了那些年在县城为文学发狂的岁月,何哥起身,伸了一个懒腰。我见他眼角上,漫起一层湿润的光。

文/李 晓

## ◎人生絮语

## 琵琶音

一场雨,即停。夏日午后,随着清凉与湿气,人也慵懒几分。楼檐下合欢枝繁叶茂,举伞邻人,携一抹红穿行于翠色间,若隐若现。

朦胧的还有一份浅浅睡意,在一首琵琶曲里缱绻,若即若离,忽而半醒,忽然半梦。往复音律,只低低盘旋,不舍离去。

这曲无他,垂爱林海所作《渡·红尘》。只消在一场断断续续梦中,醒来,还是一段琵琶声。

曲的开始,钢琴声起,像拉开天边帷幕,一抹朝阳正冉冉抹过远方的山头。曲引过后,琵琶声起,顿挫有余,婉转有味,干净利落,每一次弦起弦落,都为主旋律而生,以开场白,直落主题。

随着琵琶一声声清晰的弦音,开始步入佳境,往音乐纵深走去。此时弦音渺渺,如诉衷肠。忽然笛声传入,清亮间,再隐去,琵琶依旧回旋不止,心也随之神往。俄顷,大提琴低鸣声起,琵琶只做轮指呼应。曲渐高潮,小提琴的悠扬,将旋律带入跌宕。一时,众乐器将一部《渡·红尘》推入澎湃,犹如交响,像大湖激浪,群起潮声。

潮退,银色沙滩了然视线之上。曲似乎又开始回到往复的宁静中,笛声牵引,只在琵琶曲中每一小节里徘徊。穿插而进的钢琴之音,于琵琶的缓缓之间,只作短暂急促呼应。如同点睛,恰到好处。

潮水退尽,大湖将晚,一轮明月起。四周恢复平静。琵琶在最后的小节里,只作往复音律。心绪似从曲中缓缓走出,暗淡浮光里,那些曾经的起起落落,心念不止,都随着洞开的光明,开始释然。此时,隐隐感觉四周清凉润澈的空气,被沉浸后,镀上浮光,收敛间,一切又归于尘。

那些起伏章节里,有曲的张力,隐隐间,透着劲道,将情绪的韧性舒展再平复。似暗夜昙花,悄然绽放,独自惊艳。又在时间里,将浮世收拢于袖,不争宠,不哗变,噤声而来,隐声而去。像江南山里飘起的晨雾,自在缭绕,在水汀、山竹、农舍飞舞,又在旭日起身后,渐渐隐退不留痕。

一首在心扉上曲的流动,如泉,从山石上漫过。明月下,不疾不徐,让顽石去了泥沙,泛着光泽,有着洁净。

红尘外,一个渡字,有着况味。

想起一年热夏,去深山的乡村。只知,隐藏大山村子有着古风,但因隔世,村人多另谋生计与发展。我思忖着如何能寻到人家,采录到地理上的故事。车行山道。见有老者背影立在道中前行。按个喇叭,老人转身,见有来车,挥挥手。车停,老人问能捎带一段山路么?

老人坐定,驱车继续前行。问老人所到目的,居然是我此行的

村落。问起去村缘由,老人不禁高兴,自小乡情到老,便一路多了“导游”。到了村中,老人又引我到村中退休老师家,一番采录圆满。再回城。老人说只是回乡取物,进城陪读。于是,又将老人送到城中。老人喜悦只说这日好福气。其实,细细想来,也是“渡人自渡”。

一场红尘起,渡一场心念上的琵琶音。那些婉转间落入玉盘之音,陡然如同这入梅的季节。忽而晴,忽而雨声催促。时间却又淡然,于指间从容流过。文/王 昊

## ◎闲看简说

## 给爱情松绑

有一对朋友,从大学时代谈恋爱起,女生就彩云追月似地整日跟在男朋友身后,百分百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就连周末男友回家的短暂离别,都会让她郁郁寡欢,失落的不行。那男生是他爸50岁上得来的独子,一向被父母和几个姐姐众星捧月似的娇生惯养,又自恃长得有几分英俊,很有点天马行空,甚至飞扬跋扈的样子,不管什么时候脑子一热,想往哪儿去抬腿就走,根本就想不到还要跟女朋友说一声。每每听到周围的人不无讥笑地告诉他说,女朋友又在撒了网四下找他,总要腾腾地窜着无名火,急赤白脸地对女朋友大嚷大叫:“总跟个饭粘子似的粘着我干吗啊?昂?半个学校的人都知道你在找我,一时半刻也离不开,干嘛啊?”

有几回,他俩当着我的面就这样吵,弄得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,戳在那里尴尬万分。女生倒好,说轻了就笑咪咪地向他强调“这是必要的交流”,说重了顶多跑回去哭半天儿,晚饭时便冰释前嫌照找不误。就这么一个跑一个找地处了几年,最后连去民政局登记,他都在半路上开了小差,最后被她温柔有加地找了回来,乖乖地结了婚。

婚后的日子里,磕磕绊绊的小矛盾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用女生的话来说,他们之间的爱情就像股市大盘的K线,波浪式前进,螺旋式上升,虽然也有一些起起伏伏的振荡,但总归还是在一条上升通道里。可是前些日子,她忽然跟我说两个人打算分手,原因是他说她“殷勤得让人累得慌”;而她,也受够了披肝沥胆而得不到回应的委屈——“这么多年了,我事无巨细地关照着,家里什么事都不让他操心。他还嫌我总管着他,埋怨我半夜三更地回来还要逼着他去洗脸刷牙。我管他为了什么?还不是为了他好?”

我劝她不用太挂在心上——跑跑追追、吵吵好好地这么多年了,谁还不知道谁的心思?倒是对他的依恋和关注方式,我觉得有必要调整一下。不妨给他一点自由舒展的空间,不必像监护一个

未成年的孩子一样地整天呵护着他——不就是跟哥们儿一块儿去喝喝酒、打打球吗?让他去好了。不用担心这个过程当中,会有什么出格的事情发生——真要有,你想防也防不住。

说来也许有点冷酷,对于她老公那句“殷勤得让人累得慌”,我多少是有一点理解的。大四临毕业那一年,他接到了一家颇体面的咨询公司的面试通知。她比他还要兴奋,半拉半绑地把他拖到市中心的商场,买下一身好西装。“真好看啊!帅得一塌糊涂!”她痴痴地望着他看,笑得心满意足。

面试没有通过。他沮丧之余,也感到气恼,怪她不该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不惜血本买下这身行头,背了一屁股债也就算了,还闹得天下皆知——这下谁都知道他面试被拒了。搞得亲戚朋友面前这么灰头土脸的,是不是自找?

那以后有很多次,两人还为这身西装吵过架。

一句“我为了你好”,让多少人被套在爱的枷锁里?比如自以为得意地给爱人买的一件衣服,而对方并不喜欢,你却非要哄着哄着逼他穿上,弄得争执不下甚至两败俱伤;比如对方正在如饥似渴地读一本令他痴迷的书,而你怕他一天过于劳累,执意叫他早点休息,最后干脆粗暴地关了灯,让他意兴阑珊地坐在黑灯影里倍觉扫兴;比如对方遇到了烦心事,很想一个人独处一会儿好好想想,你却非要以为知心人的特权让他跟你说说心里的苦,甚至跟个苍蝇似的围在一边嗡嗡地喋喋不休……

有多少女人,在谈到丈夫时总要抱怨自己“一心一意为他好”,而对方却如何如何地不领情,甚至恩将仇报地移情别恋等等,殊不知这当中的很多问题,可能恰恰就出在太过一心一意为他好——不是每一个人,都喜欢藤缠树式的口味,爱疲倦了,天使也会变成魔鬼。况且有些基于爱意的行为,就像一枝未经修剪的玫瑰,你本想传递它的美,可是却不小心让刺扎了他的手。

文/阿 简

## 【心窗】

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,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,总有一些小事令你无法释怀,影响着你的心情,把它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。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,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,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!

电话:0471-6635311

Email:bfxbcyws@163.com

com